



Young Adult Literature

零时差·YA 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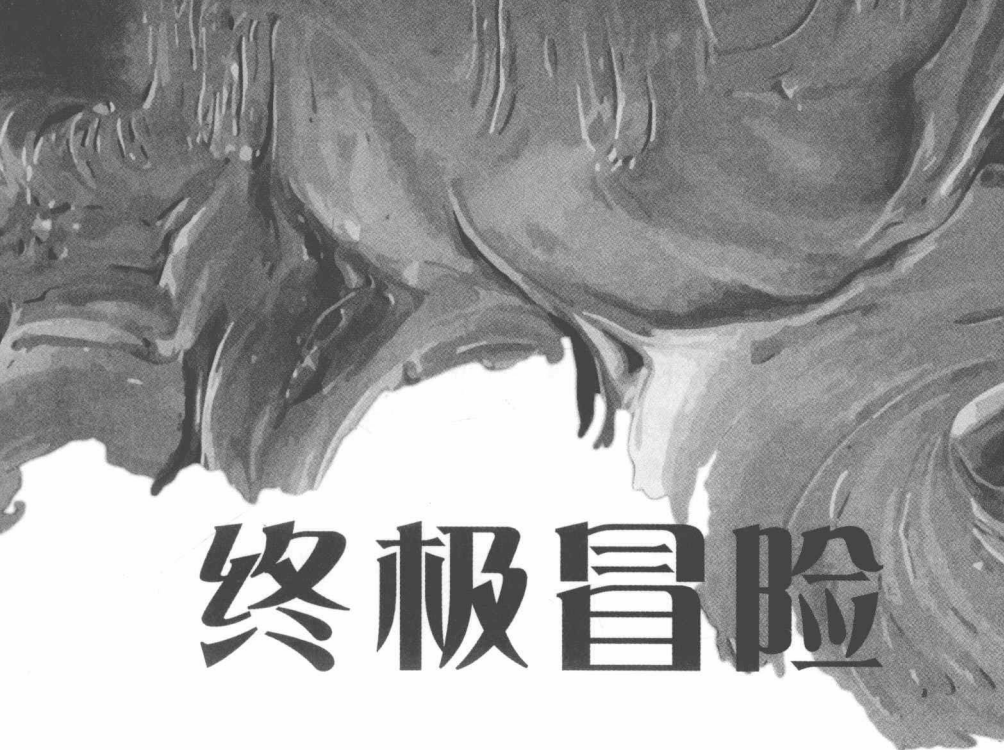
与青春相伴 与成长同行

生活是一场冒险，你我都是探险家，
每一场离别和相遇，都好似路途中的风雪和艳阳。

终极冒险

[美]艾玛·米尔斯 著

张宇译



终极冒险

[美]艾玛·米尔斯 著

张 宇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冒险 / (美) 艾玛·米尔斯著; 张宇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12
(零时差·YA 书系)
ISBN 978-7-5568-3864-6

I. ①终… II. ①艾…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1798 号

THIS ADVENTURE ENDS by Emma Mills

Copyright © 2016 by Emma Mills

First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Henry Holt®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207

终极冒险 / [美] 艾玛·米尔斯 著; 张宇 译

编辑统筹 熊 焱

责任编辑 费 广

特约编辑 尹 琳

美术编辑 张 力 费 广

排版制作 申梦思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8.5

书 号 ISBN 978-7-5568-38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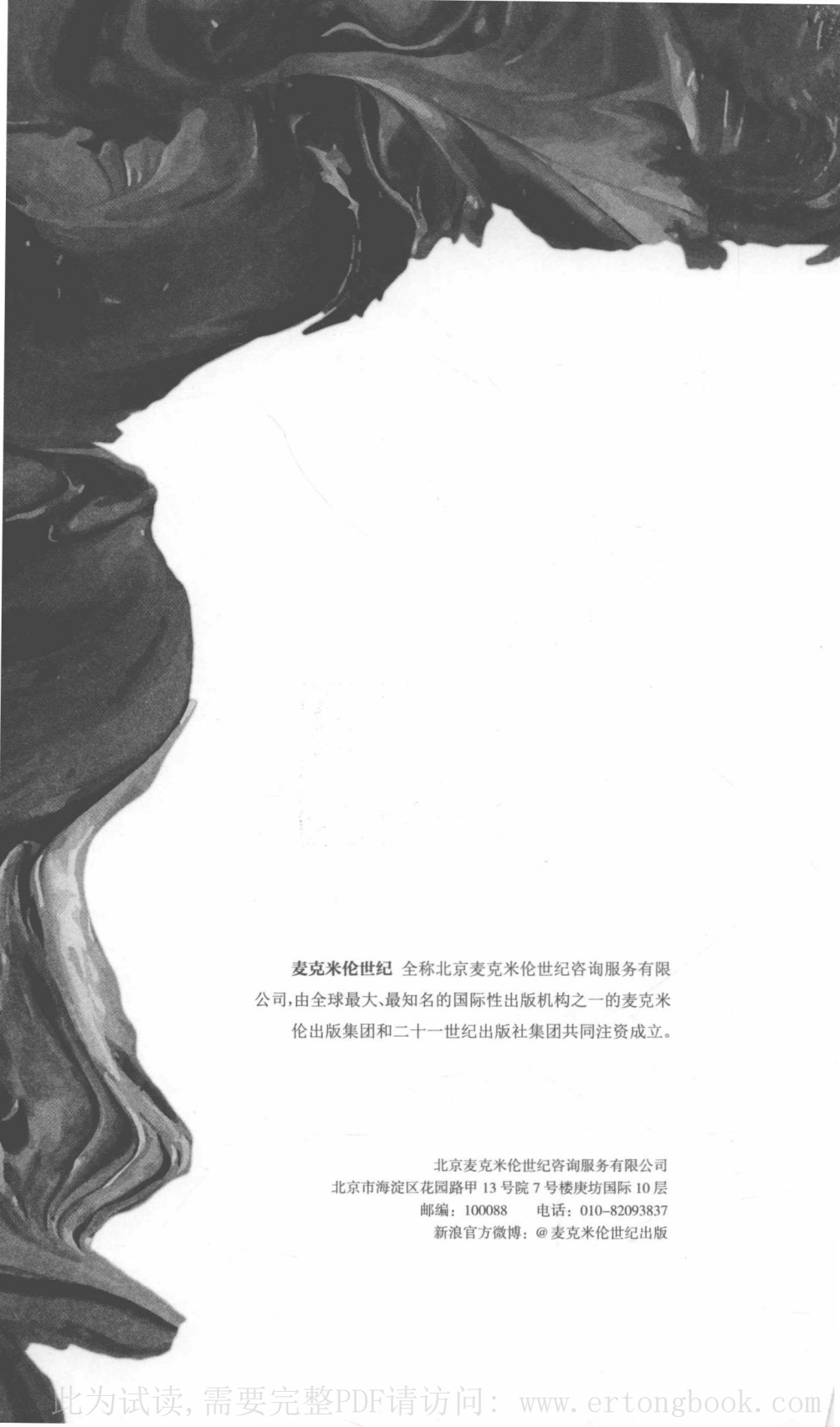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8—47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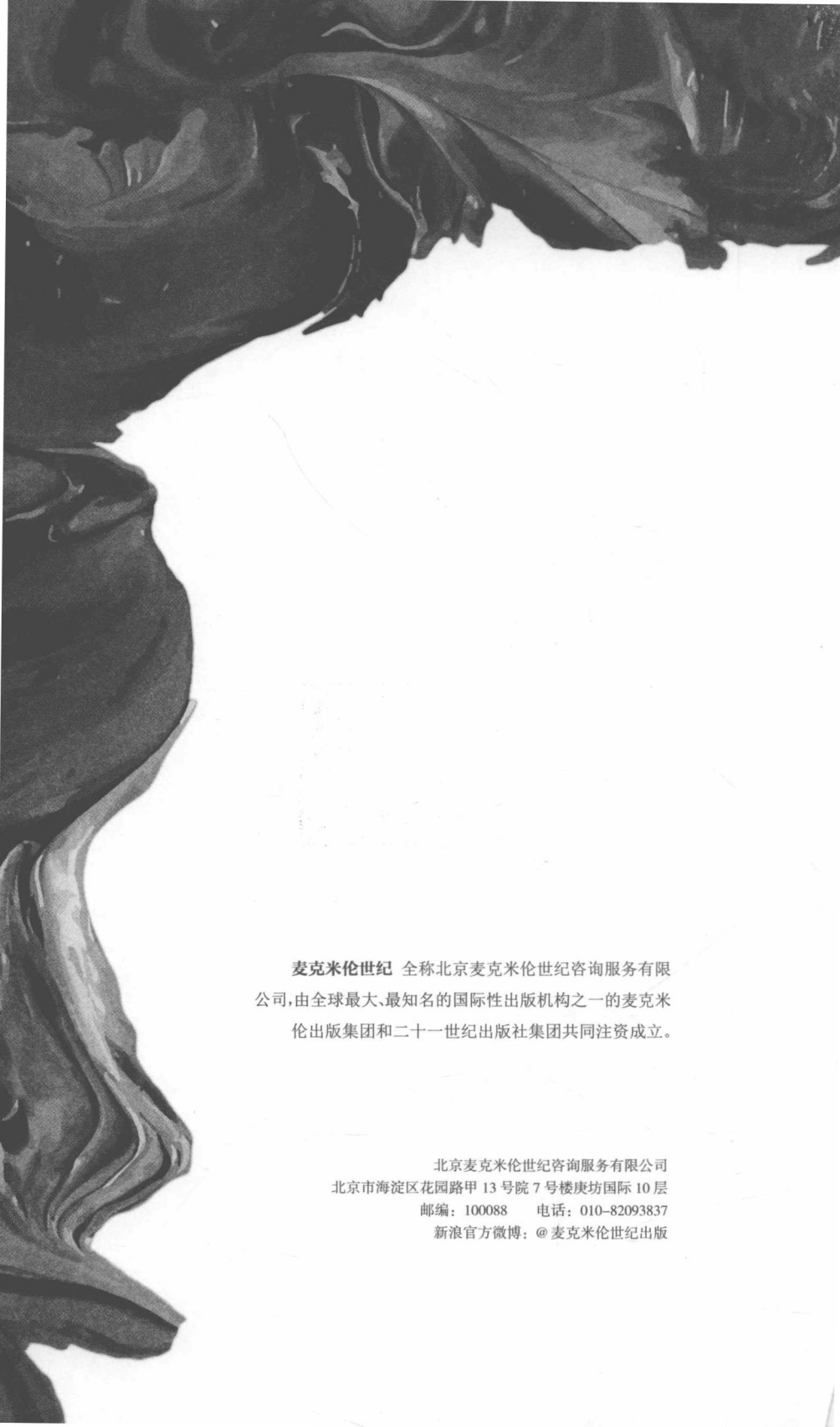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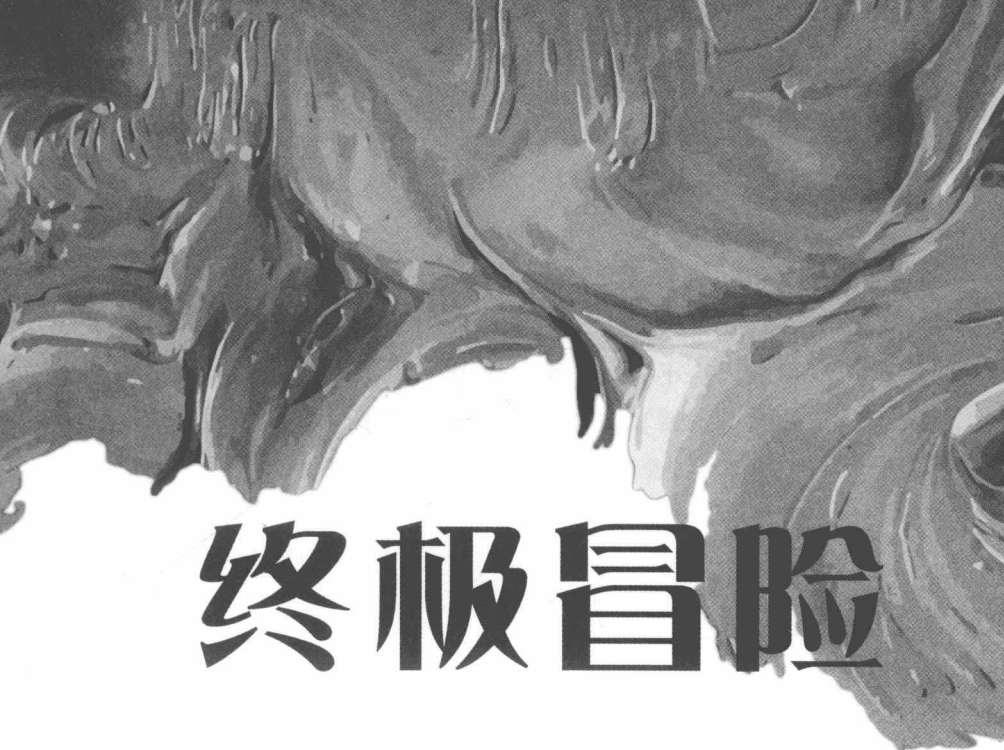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终极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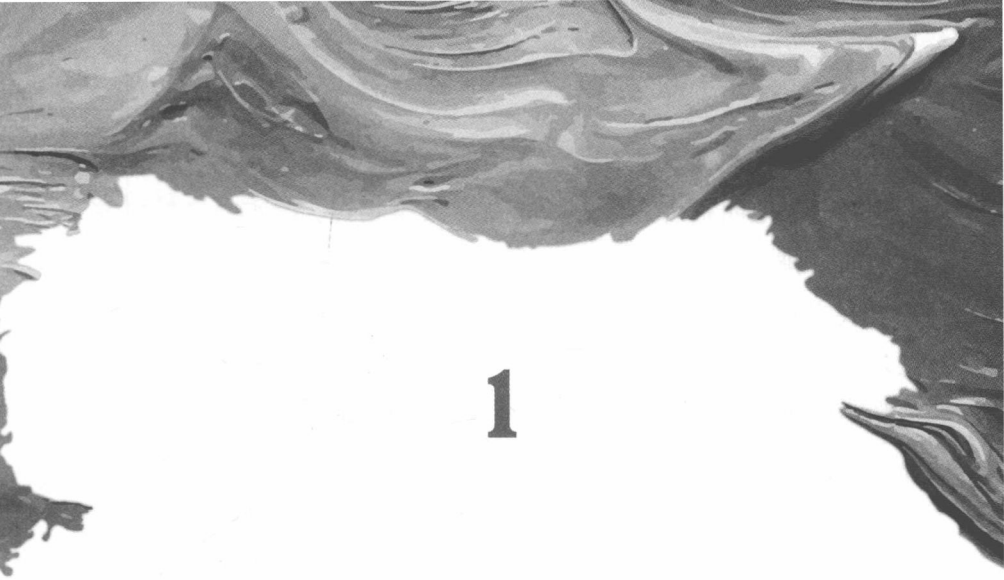
[美]艾玛·米尔斯 著

张 宇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历险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你不会因此而
停下脚步，留在心里的只有回忆。

——E.L. 柯尼斯伯格，《天使雕像》



1

眼下我最需要的是空气。

布瑞把我拖到这幢房子里参加聚会，可是这里太热了，所有的东西都挨得有点儿近。

即使环境再好，我也不喜欢待在陌生人的房子里。看到冰箱上面贴着的别人的照片，看到照片上点缀的小饰品，看到厕所里的卫生纸是向上卷的还是向下卷的……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可是我又了如指掌，实在是让人感觉有些分裂。

这话我没法说给布瑞听，于是我又开始偷听别人说话。我听到他们在讨论卡尔克鲁斯来的珍和亚瑟到底“领证”了没有。“他们需要去公证一下吗？”我问道。但没有人笑。之后我穿过厨房，打算从后门溜出去。

很不幸，我的去路被挡住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眼前这个孩子说道，他的声音在整间屋子里回荡。显然不是他说的那样，因为他身边围着一群人。他们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合唱团那样，会突然在这种聚会上出现，观察别人，评头论足，然后再说给其他人听。

虽然我来格罗夫郡中学只有三个星期，但是我认出了说话的这个孩子，他叫梅森，和我一起上高级生物课，在实验室里坐在我前面一排。

我在爸爸的那些小说里也看到过他的影子。用不了几年，梅森就会成为那种捉弄牧师女儿的警官儿子，或是那种喜欢玩小浪漫的前高中四分卫^①。像他这样的人在埃弗雷特·芬奇的小说里一抓一大把，而且这种人最后一般都会被火烧死。

“她不想跟你说话。”梅森对面的那个人说。

“你怎么知道的？你和她是神奇的双胞胎吗？我打她你也会觉得疼吗？”

那个人没有回答，不过他的眼里流露出了愤怒。如果我是梅森的话，我就不会再去招惹他。

“话说，你应该谢谢我。”梅森接着说，“我觉得她也不是不可救药的，我还真能帮她彻底改头换面。”

梅森凑到那个人面前，逼得他说了句：“你敢。”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却很强硬。

“不然呢？”

那个人没有说话。

“不然呢？”梅森说着又上前一步。换个场景的话，他们俩看起来完全是一副要接吻的样子。梅森翘起了嘴角，微笑着说道：“让你不舒服了？你也觉得紧张了？”

“你敢。”他嘴里只有这两个字。

“得了吧，好像你会打我一样。你想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看到那个人没有回答，梅森伸出胳膊，两只手放在那个人脑袋两侧，逼他点头。“是的，梅森，我想知道。”然后梅森把一只手放在

^① 美式橄榄球中的一种战术位置。

那个人脸上，拇指和食指捏着他的脸颊：“因为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富勒。”他每说一个字就捏一下。

那个人一动也没动。也许梅森说得对，他不会动手打人，也许他的性格太稳重，不会做过激的事。

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起。”我边说边侧身从前面那群人中间挤了过去，“对不起啊，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们的，就是……你不是要动真格的吧？”

梅森看着我，手还捏着那个人的脸。他得意扬扬的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他大概在想，一个女孩居然在主动跟他说话。我一下子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

我压住心里的火，脸上露出微笑，伸出手来，手指握住梅森的手腕，轻轻地捏着他。他任由我把他的手拿开，丝毫没有反抗。

“我是说……这双手不是真的想做那种事情的，对吧？”我说。

他的眼睛盯着我的手，看着我们的手指交织在一起。

“这双手是用来……用来抚摩身体的。”我继续说道，“而且是轻抚。”

“是吗？”梅森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傻傻的微笑。富勒就站在那里，已经完全被他抛在了脑后。

“是的。”我说道，“你自己，对着电视，一个人，每天晚上。”

梅森还没明白过来，但是人群中响起了起哄的声音，还有几个人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大笑起来。

“我是说，如果无事可做的話，你至少可以用它们去获取智慧，或者……学习一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人群一下子热闹起来，就像是情景喜剧里配的笑声一样。梅森猛地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

“我什么地方让你看不顺眼了？”他问道。

“你的脸。”我说，因为我妹妹兰妮肯定会这样说。

“去死吧你。”虽然他嘴上这样说，但是房间里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了，人群就像开了锅一样。“什么烂事。”他笑着说，可是他笑得有点儿过了，“给你自己找了个看门狗啊，嗯？富勒？我是说狗。”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话会让我觉得受伤，不过好在我先占了上风。

看到我没有任何反应，梅森摇了摇头走开了，然后那群人围了过来。我回头看了看之前富勒站的地方，他已经朝后门走去了。

布瑞出现在我身边，手里握着一个塑料杯。她的脸颊红红的，笑得很灿烂。“天哪，刚才那是……那是纽约做派吗？他们在那边教你那样做的？”

没错。要是在公共场合遇上令人难以忍受的家伙，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赶走。

“刚才有个人，”我说道，“那个人就是个浑蛋。”

她摇了摇头，脸上依然笑得很灿烂：“天哪。”

“怎么了？”

“加布·富勒？”她指着富勒离开的方向问道，“你为那个怪胎加布·富勒出头？”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这样说。

这时，一个人站在了我面前，好像是和我一起上文学课的，他举起一只手来和我击掌。

“刚才太搞笑了。”他说。

我拍了一下他的手，可是我突然又感觉房间里太憋闷了，于是找了个借口，往门口走去。

外面安静多了，只有蟋蟀的低鸣和一对情侣在门廊的秋千上卿卿我我的声音。秋千上的链子吊在天花板上，一会儿他动一下，一会儿她挪一下，链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叹了一

口气，声音很轻，很小。

我不再关注他俩，两只手抓着栏杆。夏末夜晚的空气里弥漫着潮气，但是深吸几口还是能让我精神一些。

后院里有几棵参差不齐的树，还有一片看着像花园的地方——一个爬满藤蔓的花格、几簇带刺的灌木丛。地上大概是想种北佛罗里达州的草，可基本上都是沙子，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橡树绿叶。车库感应灯把树叶照得闪闪发亮。院子最里头有两个人影，站在这里听不见他俩在说什么。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还是从门廊走下去，往院子里走去。

“我告诉过你，我们就不该来参加这种弗兰克不认可的聚会。”我走近时听到那个女孩说道。花格的影子刚好能把我遮住。

“你为什么还跟他说话？”

“是他先跟我说话的。他是个人，我总不能装看不见。我们不能总在人群中发呆，加布。”

“对，好吧，是这样。看着他们，不是盯着他们发呆，要看出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别去理他们。”

“对，那种做法超级健康，那就是良好的社交技巧了。”

“梅森·皮尔斯那种浑蛋不配你用什么社交技巧，他连你浴室下水道里的头发都配不上。”

“谁配得上我浴室下水道里的头发？我应该把那些头发寄给塔什吗？要我给你留一些吗？”

“我对天发誓……”

那句毒誓没有说完，因为他们发现了我。

那个家伙——加布——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之后好像更生气了。他已经不是在生闷气，而是满脸敌意了。

旁边的女孩露出大大的微笑，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嘿，是你。”

这样说很奇怪，好像她知道我要来一样，我只好点了点头：

“是我。”

“我不需要你那样做。”加布说道。

“谢谢你。”那个女孩赶紧说，“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我不需要你那样做。”加布重复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生气让我很恼火。我是做了一件事情——管闲事，赶走了一个恶霸，我本可以自顾自地走过去，什么也不做，就像那些端着破一次性杯子的人一样。“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能控制局面。”

“那么他像捏橡皮泥那样捏你的脸，也是你计划中的关键一步了？”

那女孩笑了一声，加布瞪了她一眼。

“我当时没事。”他咬着牙说，“下一次，别帮我。”

我点了点头。“好，可以。”但是我做不到就这样走掉，“如果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的话，那就是态度更加消极的旁观者，无视正义，对吧？联合国应该变成那样。国际特赦组织也别用那个带刺的铁丝和蜡烛做标志了，他们的标志应该是一个人倚在墙上，抱着胳膊，旁边有个气泡对话框，里面写着‘想要帮我吗？下一次，别帮我’。真该有个人把盖茨基金会的电话告诉那些人。”

“我不是那……”加布想说话，可是我一旦开口了就很难停下来。

“嘿，我知道科学家们都超忙的，忙着研究怎么治疗疾病之类的，但是现在，可能他们不应该再研究了……”

“我没说过……”

“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我大声喊道，好像院子里站满了人似的，“放下你们手中的工具，因为‘别帮我’是现在社会的新模式。”

“好吧，”他大声说道，“好吧，行，是，对不起。谢谢你，你帮了我，谢谢。求求你别说了。”

那个女孩大笑起来，加布一脸愤怒地瞪着她。